

长生吉祥饼

□孙逗

小时候,用南瓜和青葱做的饼子美名其曰“长生吉祥饼”。那是老家每户人家几乎都会做的一种吃食。可是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这道虽然名字吉祥,却是粗茶淡饭的吃食就在人们的餐桌上逐渐消失了。

那是 2013 年的正月,父亲因为血小板低住进了医院,我和在外地工作的弟弟都请了假,急匆匆地赶了回去。为了检查出病因,医生给父亲一次次地抽血,后来又做胸透。抽血时,父亲紧闭着眼睛不看,紧闭着嘴,忍着那针刺的疼不发出声。我真希望父亲的病能转移到我身上,让我代替父亲受这些痛苦。

表姐天天换着花样做饭,给父亲送到医院来。她把保温饭盒裹在棉衣里,紧紧抱着,打车来,再倒两次公交车回去。她一来,就会极力说很多的话。我知道,她是为了分散众人心头的抑郁。无意地,她说起了小时候在家吃长生吉祥饼的情景——父亲领着我们去屋后的菜园里摘南瓜、青葱,而我却站在菜园里透过菜园的篱笆缝隙眺望着村外的远方,想不明白村那边的那边会是什么样子,远处的远处会是什么样子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有了梦想,想着自己能够走出村庄,去好远好远的地方看世界,看比长生吉祥饼更圆、更香的美食是什么。

母亲把南瓜洗净擦成丝,再把面粉、葱末、鸡蛋、五香

粉等放进盆里,我们几个小脑袋就围在锅灶旁,迫不及待地等着闻那喷香的味道了。妹妹抢着帮母亲拉风箱烧火,表姐自告奋勇往灶膛填柴,但结果她们总是把火烧得奄奄一息。等母亲把长生吉祥饼擀成一个个小圆饼,洗了手,用烧火棍往灶膛里稍微扒拉几下,那即将熄灭的火就会重新燃起来,温温顺顺地抚着锅底。等锅里飘出香味,长生吉祥饼的一面已经金黄诱人,母亲起身用锅铲把长生吉祥饼翻个面,不一会儿,不光满屋飘香,那浓郁的香味还袅袅飘到院里院外。

一张小小的炕桌,全家人围得满满的,圆圆的长生吉祥饼放在圆圆的盖帘上,像小太阳一样,全家吃得热气腾腾。那时穷得如同水洗过一样的日子,平淡,却是那么的快乐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简单的粗茶淡饭也是香甜的。

表姐说,等父亲病好出了院,我们都回家,让母亲做一大锅长生吉祥饼,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顿。我们几个都热烈地响应。

终于等到父亲出了院,回到家中休养。在厨房的地上,放着三四个金黄的南瓜。我说:“正好,可以做长生吉祥饼了。”母亲说:“想吃,我给你们做去。”妹妹说:“我去烧火。”表姐跳起来说:“我去填柴火,谁也别跟我抢。”我问:“那我做什么?”表姐和妹妹异口同声说:“还做你的吃货吧!”没办法,小时候我以“好吃”著名全村。全家都笑了!仿佛此时已经围坐在炕桌前,吃上了那圆形的、香喷喷的长生吉祥饼。想必,如今吃长生吉祥饼的感受,更别有一番滋味吧。

记忆深处的“二八大杠”

□乔加林

清理老屋时,四十多年前的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出现在东厢房角落里,满是灰尘和锈迹。看到它,勾起我对儿时的回忆……

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当时物质生活极其匮乏,那时候,富裕家庭特有的标签是拥有“三转一响”(三转是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,一响是收音机)。

小时候,自行车是稀罕物,家里有辆自行车的人家极少见。那个年代公共交通不方便,到哪里去如果没有自行车,只好靠步行。因此,最让大人小孩羡慕的就是邮递员,一人一辆绿色自行车,走街串巷送信送报,想到哪里去,不管是乡村小道还是大马路,骑上车,脚一蹬“嗖嗖”尽情驰骋,比现在开私家轿车还荣耀。

在我苦苦哀求父亲很多次下,家里才买了辆普通的加重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,这在那时的乡村是较为时髦的交通工具。

学骑自行车要胆子大,不怕摔才行。那年夏天,我开始学习骑车,由于个子小,够不到车座,就将右

腿从车架的横梁下钻过去蹬踏。练习了一个礼拜,我开始独自在打谷场踏着车单边滑行,滑行的弊端就是重心难以把握,常常是人摔倒了,自行车就压在我的腰上,于是那些日子腰上总是旧疤未好又添新伤。

那时的教室前停放的都是统一的“二八大杠”黑色自行车。上学、放学的路上,时常看到有男同学一辆车上载着两位同学,一个斜跨在横梁上,一个坐在后面座位上,三人一车,一路嘻嘻哈哈地回家。

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,自行车单一的代步功能衍变成了时尚、运动、休闲、健身的新定位。过去千篇一律的黑色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早已被色彩艳丽、大大小小各种新式自行车取代。各种标新立异的山地车、折叠车、休闲车、变速赛车更是层出不穷,让自行车摆脱了落后、廉价的形象,成了高效便捷、青春时尚的代名词。全国各地的自行车赛事、骑行活动也犹如雨后春笋,遍地开花。

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是社会发展特定的历史符号和记忆,承载了我们这代人难忘的亲情与幸福。

我的报纸情缘

□姜国建

我从小在农村生活,祖辈世代务农,家中无任何藏书,连一张报纸、一本杂志都没有。直到 10 岁,我才和报纸结下深厚情缘。

那时我上小学,快过年了,父亲从集市上称回几斤旧报纸,用糨糊一张张裱到土坯墙上,再贴两幅花花绿绿的年画,黑黢黢的农家小屋顿时亮堂起来,有了浓浓的节庆气氛。那一墙报纸,犹如一座神圣殿堂,为我敞开了一扇遍览大千世界的瑰丽之窗。我一有空就站在板凳上,踮起脚尖仔细看,读到喜欢的,便用笔画个记号。久而久之,满墙报纸都被我圈成了“大花脸”,为此还没少挨骂……

初中在离家较远的镇上就读,过上了寄宿生活,充裕的课余时间,校园里的“阅报栏”成了我打发无聊时光的好去处。我最爱看的是副刊,每个礼拜都有专版,边看边摘抄。后来与负责阅报栏的老师混熟了,时不时还能“蹭”上一张撤换下来的报纸。随着阅读量的增多,我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提升,试着给报社投稿,居然还发表了,同学们都羡慕不已,我也更加喜爱阅读报纸了。

到了高中,我还一直保持看报的好习惯。紧张的学习之余,一捧起报纸就会身心愉悦,疲惫尽消,再次投入

学习中时,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得益于长期的阅读积累,我课余参加过不少征文比赛,多次获奖。

大学毕业后,我遇到的心仪女孩是城里人,出身的差距让我忐忑不安,能否被她的家长接受,我心里始终没底。记得第一次去她家买礼物时,恰好遇到一个报刊亭,就顺手买了两份报纸——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没想到,这两份报纸却给我带来了意外惊喜。午饭后,我局促地接受着准岳母的“拷问”,不经意间,她看到礼品盒上的报纸,一下来了兴致:“你也喜欢看报?”“我天天看,还喜欢写点儿东西,今天的副刊上还有我的一篇文章。”我如实回答。“是吗?还真是有缘,我和你叔叔也都喜欢看报……”有了可聊的话题,紧张尴尬的气氛瞬间缓解。回来后,我到邮局悄悄给他们订了两份他们平时爱看的报纸。我的这一有心之举,为我日后“抱得美人归”加了不少分,最终如愿以偿,姻缘成就。

报纸是我了解国家大事、国际时事和身边生活琐事、趣事的窗口,不但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,还为我写作提供了沃土,对我的工作、事业和成长给予了强劲助推。从小养成的看报习惯,情重缘深,根植入髓。如今,我依然坚持常年订报,茶余饭后细细品读,受益无穷。



■年三十包饺子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

回味儿时过春节

□韦凤美

越来越浓的年味唤起了我的思绪,让我重温起那些带着朴素与自然的年。

每年腊月二十三一过,村里的妇女们就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。母亲说,大扫除的寓意为干干净净迎新年,以崭新的面貌欢迎新年,这样,来年才会给予我们丰厚的回报。父亲负责清理高空,把悬挂在高空的蜘蛛网、墙壁上的不明脏物等等清理到地面,母亲则拆下家里的被套、床单、蚊帐等拿去洗净晒干,姐姐、哥哥带着我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刷干净。虽然让家里窗明几净要花费我们一家人大半天的时间,但是看到一尘不染、散发着清新味道的劳动成果,心里一点也不觉得累,反而对过年充满了期待,幸福在心里面流淌。

团聚,一直是国人心中的夙愿,在除夕之夜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,除夕守岁也是代代流传,但意义已从以前的防止怪兽“年”的来袭演变成今天的“迎接新年第一天的到来。”刘长卿《新年作》曰:“乡心新岁切,天畔独潸然。老至居人下,春归在客先。岭猿同旦暮,江柳共风烟。已似长沙傅,从今又几年。”这首诗写出了无数羁旅他乡游子渴望团聚的心声。

除夕之夜,全家人吃罢晚饭后,父亲会将一根粗壮的木头塞进灶台里,让它保持一种燃烧的状态,母亲则给神台上的香炉换上新的粉灰,我们则忙着往供桌上摆祭品,面对着五花八门的祭品,我们几个免不了想偷吃,但却总逃不过母亲的火眼金星,少不了一顿训斥。等一切都弄好的时候,一家人就聚在一起烤火,磕磕瓜子聊聊天,父母亲最爱总结今年的得失以及谈论来年的目标,我们则专心地看电视。等到十二点钟声一响,村里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,犬吠声一片。

过年最值得期待的是压岁钱。大年初一那天我们都会早早起床,洗漱完毕后大声念一会书,据说这样在新年的学习中出类拔萃,但由于心里惦记着拿压岁钱,读书时总是三心二意。大人们在发压岁钱时总会让我们先说一句“恭喜发财”,然后才将压岁钱给我们。我们的压岁钱五花八门,除了一些小额的纸币,爷爷奶奶等长辈们还将珍藏许久的糖果、书籍、字帖等赠给我们,在他们眼中这些比金钱更有价值。那时的我们,面对这些礼物心里雀跃不已。

大年初一过后,家家户户开始互相走访拜年。相互拜年,男人们的乐趣是聚在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猜码,妇女们则聚在一起拉家常,我们小孩子则忙着比比谁的新衣服更漂亮,谁的压岁钱最多,在热闹的乡音中,我们度过了那些难忘的年。